



B O H U D E M I M A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泊湖的密码

刘鹏程 著

合肥工业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泊湖的密码/刘鹏程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650-0681-4

I. ①泊…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2239号

泊湖的密码

刘鹏程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2年3月第1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毫米×1010毫米 1/16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印张	11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数	142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681-4

定价:38.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在安徽宿松，泊湖、黄湖、大官湖三大湖泊连成一体，构成烟波浩渺的辽阔水域。作家以充足的文学准备和湖边生活的积淀，以湖区湿地生活环境为背景，抒写童年湖边的诗意生活，抒写自然山水对人心的洗礼；呼唤社会对湿地环境的关注，对人类家园意识的觉醒。

本书分《帆影摇曳》、《在水一方》、《临水荡漾》和《水声汨汨》等四辑。由湖的美丽指向天人合一，由水的清澈指向人心的纯净，构成本书的整体艺术取向。本书地域特点鲜明；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主题；笔法富有诗意。

水的世界，湖的境界（序）

许 辉

安徽宿松县居长江和大别山之间，北为山区，南为湖区，山区面积较小，湖区面积广大。山区也有很好的水，例如钓鱼台水库，仲夏长昼，山水幽深，一叶小舟贴着山崖划过去，鸟鸣啾啾，远林蔚然，颇见深意。

湖区的水自然更加了得，却与山里的水大不同。我是在平原上长大的，所以我看泊湖、太官湖、黄湖、龙感湖的水皆如平原：开阔、坦荡、目穷千里、心驰万方。搭船在湖面前行，水天茫茫。水下和远方永远都隐藏着期待和神秘。永远都是行于水面的人渴望见到陆地、村庄、人家、牲畜，上了陆地却又渴望在水里航行的那份滋润、轻松、快意和对下一分钟、下一秒钟的翘首以待。

鹏程就是在宿松南部水乡的泊湖畔出生、在泊湖里长大的。人都是亲水的，一般来说，我们没有相应的准备、相应的知识和相应的体验去细致地看水、丰富地看水、深入地看水，我们只会笼统地、正面地看水，并且认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慧语。而泊在湖岸、漂在湖心，又有着丰富文学准备和情感储存的鹏程眼里的水、心中的湖，就与我们有着很大的不同了。他眼里的水，有雨水、露水、山水、泉水、湖水、童趣的水、乡情的水、惹事的水、生命的水、如镜

序

001

的水、思想的水，而他心中的湖，则分大小、分季节、分深浅、分年齿、分境界，甚至还分男女。

“春水往往有些浑浊”，“秋水是澄明的”，“冬天的湖水有时候结满了厚厚的冰。”（《湖水是一面镜子》）这写的是季节之水，季节之湖。

“斑鸠咕咕叫的时候，母亲说，是天要下雨了。所以在听见很多斑鸠叫过之后，我常常喜欢看天，等着一场喜雨的降临。”（《一个人的天籁》）这是鹏程眼中的民俗之水，也浸透他寄景托物的亲情。

“水下的世界是那么的透亮，最初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水草，阔叶的麻叶草，细叶的猫尾巴草，长叶的土虾子禾，在我们的眼前摇曳着。不时也会有小鱼儿穿行在草叶之间，当它们看见我们的时候，一摆尾巴就快速地游走了。我们在水草之间游动，有时候像是行走在草原之上，那些鱼群就像羊群在草原上游移；有时候像是穿行在幽深的森林里，那些鱼虾就是飞奔的鸟兽。”（《水草像炊烟一样摇曳》）水世界多悠游柔顺，这一面的水形象成为我们精神的港湾，塑造了我们关于美好的价值观，也催生了我们缓和的意识：我们可以不再时时紧张万分。

“友汉将锚抛下去无数次，都无济于事，坚硬的水底，锚无法吃进去。在与风浪、与岩石的搏斗中，船不停地撞向岩石。接近天亮时，船已撞碎”，“他们含泪把船的碎板和三根桅杆搬上七号船运了回来”。（《黑旗帜》）水也有硬朗的一面，如果人把这样的惨烈认可为自然界对人的锤炼，人就会渐长刚强和不屈不挠的品格。

“当春天的雨水划破干燥的地表，涌入泊湖，泊湖就像一个受孕的农妇，腹部迅速地隆起。水草开始泛绿，鱼们开始跳跃，蚌壳开始走动……世世代代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心事也开始暴涨。”（《泊湖的密码》）“大湖的水慢慢变浅了，没有风没有浪，沉静而且澄明，一眼见底，谁说不能望穿秋水呢？水草开始腐败，分不清的鹅卵石和河蚌露出水面，三三两两的渔船

搁浅在湖滩上……一切开始水落石出。而岸上，那些曾经潺潺流动的水沟，早已经变细，变干，没有了声响。曾经被春水划破的地表，只留下一些弯曲的痕迹。”（《空旷》）水润万物，生机勃勃，转眼又沧海桑田，湖在不同的季节分成了男女、壮弱，湖和水的哲学内涵，绝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它既简单，又丰富，既单纯，又多义。

“如果说野鸭让我感到亲切和温暖，大雁开启了我最初关于蓝天和辽阔的想象，那么，白鹭，这种洁白而瘦弱的水鸟，就让我的童年懂得了忧伤。白鹭，一种善良而勤劳的水鸟，终年不离开我们的故乡，在湖边生活。我们在湖边放牛的时候，白鹭会飞过来，落在牛背上。牛会很安详地啃着草，或者悠闲地躺在湖滩上休息，享受着阳光丽日的美好。有时候，它们也会展翅，但它们的飞翔总是那样的温柔与和缓。在湖水的上面，那点点飞翔的白，仿佛一幅童年的装饰画。当冬天，湖水退去，露出浅浅的沙滩，在寒风中，只有白鹭，踮着瘦瘦的、高高的双脚，在水边辛勤地觅食。在这样的场景里，我会想起弯腰点种小麦的母亲，令人忧伤。”（《水鸟》）文化仿生使生物界成为一个整体，这样美妙、精典的场景和恰切的联想令人赞美、感叹、慨然。

“推着一辆自行车，沿湖边堤坝上的土路行走，并不时慢下来，朝那个苍茫的方向眺望——对岸就是我的老家”，“我从没有停止过对老家的眺望”。（《礼拜天的眺望》）水以及湖成为情感的中介，睹物及景，物是人非，都有相互较连的牵连关系。

“他们终年住在水上，以水为家，以渔为生，在这里繁衍生息。我看见他们独特的结婚典礼，新郎划着一条崭新的船把新娘接来，然后两人划到密集的蒿禾林中，亲热过后，他们便高高地插起一面通红的旗帜，向他们的家人，向周围的水上人家，向他们世代崇拜着的泊湖宣告他们的忠诚。”（《渡过泊湖》）这就是生命的传承？更“生态”？更“原始”？更“劲

道”？

“相比之下，我就最讨厌在村子里小池塘里游水了。因为我们的脚探下去的时候，踩在那种带有腐殖质的泥巴里，感觉很脏。而且，潜在水下时候，睁开眼睛会有涩涩的感觉，可见度极低。我不喜欢。不像在大湖里，在水草的抚摸下，那么洁净，那么透亮，那么温暖而亲切。”（《水草像炊烟一样摇曳》）基于生活经验的臧否，也合乎人类最基础的价值评断。

“记忆中那个夏天的夜晚，和父兄们在泊湖边捕鱼。在虫鸣的合奏里，父兄们教我抛弃内心的杂质，倾听地气升起的声音。”（《地气》）人与天地的零距离交融，传统的生活方式里才蕴藏着纯种“原生态”的文化元素。

“在对一滴水的注视里”，“我看见了父亲的沉默，看见了墙脚下的那些黝黑的风帆和渔网的沉默”，“我看见了苍茫，看见了戴着斗笠、穿着蓑衣、佝偻着腰身的晃动的身影，看见了宿命般的隐忍和卑微。那生活在水边的父兄们，随意在船头上一站，就站成了让我们一生都无法解读的沧桑。那一叶扁舟，也只有划到湖水的中央，才能够真正摸清楚这片水域里有多深的蓝……”于是，“在一滴水的面前，它隐藏得很深的蓝，决定了我沉默低调的生活方式和文字姿态”。（《一滴水究竟有多蓝》）由一滴水的颜色和所处的深度，引展为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可见水文化的博大精深。

以上就是我们在这本书里看到的鹏程的水、鹏程的湖。

“我知道我的泊湖跟他们的完全两样，我们同时踏进的不是一个泊湖。”（《渡过泊湖》）

“这是我的眺望，是我一个人的礼拜。而在另一些地方，同样有另一些人，在以另一种方式眺望，以另一种方式礼拜。”（《礼拜天的眺望》）

“我不知道泊湖的年岁到底有多久，但我知道我的泊湖和后生们的泊湖已经不一样了。我的泊湖是千帆竞发的泊湖，是荷花菱角茂密的泊湖，是渔火点点温暖寂静的泊湖，是大雁天

鹅栖歇的泊湖……而他们的泊湖是汽艇飞驰的泊湖，是没草没鸟的单调的泊湖，是网屏分割甚至电网偷窃的泊湖……”（《泊湖的密码》）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湖，但在鹏程的眼里，那些湖却只有一个：泊湖。对鹏程而言，世界上所有的湖都只有一个名字“泊湖”。而如果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湖的话，那世界上所有的湖又都不如他的湖：泊湖。

在鹏程眼里、心里，泊湖的湖，泊湖的水，不仅富含人类日常生活经验，以及取之不竭的情感资源，而且蕴藏着丰饶的文化元素。坚持于泊湖的题材、泊湖的样式、泊湖的结构，甚至泊湖的大约字数和篇幅，并且大体上能够避开单调单一，就使这本书的整体显现出一种有规律的形式之美，虽然还不纯粹。

“我们沿着泊湖的边上，或者湖头叉尾，在水面上划一个半圆把网放下，然后从网的两头往岸边一步一步地拉，最后收网。那种青丝网足足有两三百米长，往往两三个小时才能收获一次。收网的时候是最快乐和幸福的，这时候，我们最盼望的是能网住一个‘鱼团子’。”（《渡过泊湖》）

我期望有朝一日，能在鹏程的引领下，专程到泊湖去，去看水草，拉青网，练水性，看泊湖的春夏秋冬。但我也知道，我们眼里和身边的泊湖肯定不是鹏程心中的泊湖，他心中的“泊湖”已经形而上为他的一种道德旗帜，一种慎重的景仰，一种天人合一的符号，一种男性的拥有和至上的尊严……那不再是“泊湖”，那是一种尊崇。

2011年6月28日于合肥淮北佬斋

（作者为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秘书长）

目 录

水的世界，湖的境界（序）	许 辉（001）
--------------------	----------

第一辑 帆影摇曳

渡过泊湖	（003）
黑旗帜	（006）
水草像炊烟一样摇曳	（010）
荡漾	（012）
湖水是一面镜子	（014）
一滴水究竟有多蓝	（016）
消逝的帆影	（018）
水鸟	（020）
水鬼真是个鬼	（022）
泊湖的密码	（024）
忧伤的湖滩	（026）
蓝：你不老，我也不老	（028）
礼拜天的眺望	（031）
哦，蒿禾林	（033）
少年的雨	（036）
从水路回家	（038）

第二辑 在水一方

空旷	(043)
地气	(045)
一个人的天籁	(047)
天光	(049)
草尖上的露珠	(051)
大水	(054)
大水哥	(056)
我的童年在村子里晃荡	(058)
独坐清明	(060)
返回	(062)
遥远的端阳	(064)
雪，水的舞蹈	(066)
在前世今生和来世之间走动	(069)
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走马观花	(071)
稻草人	(073)
回家	(075)
异乡的温暖	(077)
献出一些血	(079)
感谢初恋	(081)
木子三美	(083)
我的女儿	(085)
“圈养”与“放养”	(087)

第三辑 临水荡漾

寂寞梨花坞	(091)
漂泊九井沟	(093)
温暖来自大地的心跳	(095)
尘埃，我的尘埃	(097)

蓝的深处	(099)
虚无的明堂山	(101)
穿越岷江大峡谷	(103)
深入白崖寨	(105)
梭罗的风景	(107)
荡漾在日常的意味里	(109)
这个夏天的孤独	(111)
过长江	(113)
诗意的回归	(115)
八十年代的诗意	(118)
语言的节制	(120)
人生无从说出	(122)
流水无法砍断	(124)

第四辑 水声汨汨

河流	(129)
露珠	(130)
千年之水	(131)
水乡孩子	(132)
淡蓝的星	(133)
回家	(134)
还乡	(135)
倾听水声	(136)
大地上的河流	(137)
干河	(138)
秋水的微笑	(139)
凝望秋水	(140)
雪花为谁而舞	(141)
二泉映月	(142)
泉	(143)
小村的祝福	(144)

奔跑的闪电	(145)
民间灯戏	(146)
民间酒席	(147)
民谣	(148)

附 录

生命经验的诗意表达	罗会珊 (153)
梦幻童年之颂歌	黎在珣 (155)
以水为镜 (后记)	作 者 (158)

第一辑

帆影摇曳

我出生在泊湖的边上，我童年和少年的梦想都与泊湖有关。

在一号船的身上，一个少年男人早早地体验了庄严与悲壮。像一面大旗，它浸染着我早年对于远方和苍茫的全部理解。

一号船的消失，让我开始去寻找通往远方的其他路径……

渡过泊湖

我要到泊湖的对岸去。穿过阳光下宽阔的湖面，隐隐约约望见远方的村庄，那边是望江。船经过湖面掀起白花花的水，发出细细的、温暖而又亲切的声音。这是我20年以后第一次踏进泊湖，并且要渡过泊湖的水面。

我出生在泊湖的边上，我童年和少年的梦想都与泊湖有关。今天我再次踏进泊湖，并非寻梦，而是要到对岸的那个水产开发公司去，目的是要完成一次新闻采访。这些年，泊湖已经被网屏黄金分割成许多养殖公司。这次和我同行的四五个人，他们或者兴致盎然，或者若无其事。我知道我的泊湖跟他们的完全两样，我们同时踏进的不是一个泊湖。

实际上，现在渡过泊湖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因为船是飞快的。在我看来，纯粹一种象征。确切地说，我们乘坐的船不是真正意义的船，至少我在心底始终拒绝把它叫做船，而把它叫做汽艇。我想，真正的船是我20多年以前的船，那种划着桨或扯着帆的船。现在那种船已经愈来愈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汽艇、机船之类。而装载我沉甸甸的梦想的，是划着四支桨，或者六支桨的渔船，至今它留给我的仍然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在我少年的时光，我就是在这种船上跟我的族兄们打青丝网。也是像现在这样的夏季，湖水满涨，湖面宽阔。我们的渔船从村子的堰坝上出发，趁夜间凉快，日落而作，日出而息。我们

沿着泊湖的边上，或者湖头汉尾，在水面上划一个半圆把网放下，然后从网的两头往岸边一步一步地拉，最后收网。那种青丝网足足有两三百米长，往往两三个小时才能收获一次。收网的时候是最快乐和幸福的，这时候，我们最盼望的是能网住一个“鱼团子”。那种成群的毛鱼有时候一网就能把船装得满满的，于是我们会幸福地回家。当然，有时候也收获甚微，这时我们便是最疲惫的时候。但不管怎样，我们的亲人——我的母亲，还有族兄们的堂客，都会早早地站在堰坝上等候我们平安地归来。

船行得飞快，掀起细细的、唼唼的水声。其实我记忆中的水声是那种缓缓的、一串一串的、咕咚咕咚的声音，珠子一般的明亮。现在，它好像从20多年前缓缓地回响过来，并且逐渐地清晰。我回头望见了老家的村庄，它却在逐渐地远去，逐渐地模糊，好像要退回到时光的深处。我也望见了老家的那个湖汉——高家塞，正是这个高家塞，留给了我许多神奇的记忆。有一年冬天出奇的冷，湖面上结满了厚厚的冰层，各式各样的鱼被冻结在冰上，好像生物化石的标本。我们扛着鱼叉从冰面上打了不少鱼。又有一年一个初春的下午，一阵西风硬是把湖汉里浅浅的湖水吹走了，吹到了泊湖的深处。这时候，一种叫做乌贼的鱼没有随水而走，它们留在了湖底的泥巴上，人们背着背篓到湖里拾着满篓的乌贼。也正是这个高家塞，在我的心底烙下了痛苦的痕印。那是一个晚秋的季节，湖水退得浅浅的，变得冰凉，人们每天穿着齐腰深的裤靴在湖汉里摸河蚌，因为那年的河蚌价格奇高。突然有一天下午，一场东风把泊湖深处的水吹到湖汉里来了，湖汉里一时水涨，我们纷纷上岸，而没等我的两位堂兄上岸，水就把穿着笨重的裤靴的他们给淹没了……

随着飞快地行驶，不觉船开始进入望江的水面，这里不像我记忆中的生满蒿禾的望江。那时候，我们每年的秋天都要到属于望江的湖上去割蒿禾，以备足一年的柴火。割蒿禾，是我